

你所知道的最细思恐极的事情或者故事是什么？

2009 年夏天，我亲眼看着男友淹死，警察例行询问后便让我回家了，一个月后，一个自称记者的男人找到我，他说他有我犯罪的证据。

（这是一个高智商恶女脱罪的故事，人性凶猛，请阅后即焚。）

—

2009 年，我参加成人自考。决定我这辈子，能否读大学的考试。

那是我第一次作弊。

隐形耳机，一颗米粒的大小，藏在眼镜架里，骨传声传给我答案。

配套的，还有一个信号中继器，藏在橡皮擦里。就是一个小元件，不拆开，基本很难发现。

但是那天，我瞥见考场外面，驶来了一辆警车。

整个人都开始发抖。

我以为是败露了。

其实那辆警车，就只是送迟到的考生赶过来。

可我吓破了胆，止不住发抖。

监考员，注意到了我的异样，上来悄声问我：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」

我全然没意识到监考员来了，听见声音，一惊，下意识地，用力藏了一下手里的橡皮擦。

监考员顿时眯起眼睛，盯着我的手。

一瞬间，我冷汗就下来了。

身体还在颤抖，慢慢地摊开手心。那块橡皮，沾了很多汗。

「我.....我刚好生理期。」我压低了声音。

这是那时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了。

监考员不说话，她拿起橡皮掂量了一下，又放到眼前仔细打量。

而我全程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喘。

终于，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继续作答。

我彻底松了一口气。

隐形耳机里，已经开始报选择题的答案。

我拿起笔，回过神来才发现，声音变得断断续续。错愕地抬起头，那块橡皮，已被监考员带出了教室。

她拿走橡皮要做什么？

我再一次，不可抑制地抖了起来，因为，我很快看到，她叫来了其他监考员，向他们拿出了那块橡皮。

几分钟后，我被带出了教室。

眩目的日光下，橡皮被掰开了。

露出了里面的电子元件。

我被他们包围着，带离了考场。后来，就记不清了，只记得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脑袋里，嗡嗡作响。

二

我一度以为，我会坐牢，最后的处罚结果是：成绩作废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
以及，停考三年。

这，就是我作弊的整个前后经过，也是我向记者讲述的——

十一月初，深秋。因为前途暗淡，我为了挣点生活费。接受了一名记者的，「有偿采访」。

那名记者，叫做陆羽。

他穿着白色的衬衫，头发乱糟糟的，顶着个黑眼圈，没睡醒的样子。

倒是很年轻，像刚参加工作的样子。

事先，我都想好了，无非是来问一些，「后不后悔，未来有何打算」之类的问题，刊在不痛不痒的板块上。

在我家见面后，他却不说话，只是一直打量着我。搞得我浑身不自在。

「你是故意作弊的，对不对？」这却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。

「你想用作弊，掩盖一起命案。」他这样说。

我们坐在我家里，爸妈都不在家——我专门定的时间，他们不太能接受，因为这种事上新闻。

秋天，南方的边缘县城。

我家，没有什么装饰，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视，静音后，无声的画面。

我给他倒的水已经溢出。

「如果您的采访，就是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.....我们可以结束了。」

我擦拭着茶几，仍然保持着笑容。

他却并不着急，慢条斯理地，从包里拿出了一张报纸。

本地的，那上面，有一则新闻。

五个月前，也就是今年的六月，有一个男生，独自去河里游泳。

由于肌肉抽筋，不幸溺死，在那条河里。

我和他，一个班的。这则新闻，还被本地电视台报道，劝解民众，不要私自野泳。

「我听说，你是他的女友。他死后，你作为嫌疑人，被警方审讯过.....」

「是，最后警察认定，他的死和我无关。所以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去采访警察啊！」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个谈话。

「对不起啊.....我看起来，像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么？」冷不丁地，他这么说。

我愣了一下。

「如果你拒绝我的采访，我会大肆报道这个案子。」

「我这个人，别的长处没有。。」

「我会把你描写成荡妇，深入细节的那种；也可以把你父母写成杀人犯，他们心理变态，穷山恶水的刁民.....」

「不想我毁了你们的名声，你最好乖乖听话。」

我承认，那一刻，我有些许的恐慌。

他笑了笑，「现在，愿意聊聊么？」

「你想知道什么？」沉默许久后，我问他。

「你男友，是怎么死的？」

「我和警察都说过了。」

「讲给我听。」

三

-意外回忆-

1

我叫于巧巧。

我想进入省重点，可是，我辍了学。

医生查出来，我有轻度的情感障碍。不建议我继续读书，以免恶化。

我打听过，成人自考，竞争压力没那么大。我索性就呆在了家里，准备着今年秋天，成人自考。

那个溺死的男生.....

是，在我辍了学之前，我就和他在一起了。

我很喜欢他打篮球的样子。身材高挑，灌篮时，他总能引起同校女生的注意。

应该，用花花公子来形容他吧？

辍了学后，我仍然会去找他，想要陪在他身边。

可他已经厌倦了我，还有太多好过我的女人，在等他选择。

他说：你的目标，是省重点。可我的成绩，最多大专。既然要各奔东西。干脆，别谈了。

我不愿意，我只想一直和他在一起。

因此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

「我们，一起作弊。」

但我没想到，这个决定，最终造就了他的死亡。

2

他要参加的考试，是六月的千军万马独木桥；

我要参加的，是十月的成人自考。

我们都作弊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；

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，我们一定能上同一个院校，甚至，同一个专业。

那是五月的尾巴，端午节前后。我在网上，联系了一个 ID 叫做「枪花」的人。

他在贴吧里，发过帖子，说自己售卖作弊工具。他们路广，两种考试，都有。

我们谈好了价钱。

几天后，这个叫枪花的男人，来了我们这个县城。

他自驾来的。开着一辆私家车。

他身形消瘦，戴眼镜，头发稍长，像搞音乐的。

可那时的我不知道，这个叫枪花的男人，是一个恶魔。

他向我们展示了作弊设备：耳机、橡皮。教会了我们怎么用。

一套是我的，一套是我男友的。

他说：答案只会播一遍，在考场上，要仔细听。

他还提醒我们，别全都答对，免得露馅。

我和男友都很高兴——他有了前程，而我，我保住了我的爱情。

那个傍晚，火烧云灼亮了整个天空。

我和男友，为了庆祝，喝了些酒。

五月底的南方县城，已经很热了。

男友提议，带我去郊区，下河游泳，凉快一下。

那条河挺偏的，没什么人经过。

他提议去那里，其实，是想和我做一下那种事。

3

在河边，我借口来了那个，不方便。男友意兴阑珊，只能下河游泳。

与此同时，我接到了枪花的电话。

他也开车过来了，他是来找我收钱的。

他的车，停得很远。我独自去结了账，拿到了两套作弊设备。

可是，当我回到河边，看到的，是男友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.....
谁也想不到，一个小小的抽筋，就这样夺走了他的生命.....

如果我没有离开，如果我在那里，他就不会.....

四

回忆这起意外，我仍然流露着悲伤。

在我的家里，我停下了讲述，小声啜泣了起来。

陆羽浑然不在意地评价着，「你哭得很真实。」

我咬紧了牙关，双眼通红，「你可以离开我家了么？」

「你没有说实话。」陆羽打断了我，「你说的这个故事，漏洞太多了。」

五

「作弊的设备，为什么不寄给你，还要自己跑一趟？」陆羽说。

「你的男友，为什么会独自让你去结账？让你，去一个陌生男人的车里？」

「小妹妹，欺骗我，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」

我沉默，攥紧了拳头，眼神愠怒。

「你看看我的家。」

陆羽迟疑了一下。

老旧的家属楼。在这 2009 年，没有什么家电，就连厨房，烧的也是蜂窝煤。

我说：「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。」

「我出的价钱，是我自己。」

六

那个傍晚，我上了枪花的车。

这个消瘦的男人，手搭在了我的腰上。

那是郊区，没有人烟，只有清澈的河流。

天色渐黑。车里的音乐，遮盖了男人的喘息。

办完那件事后，他下车抽烟。

「你男友呢？」枪花问我。

「在游泳。」

其实，男友本想一起来的。但我有意地，把他的衣服鞋子，都碰到了河里。他要面子，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付钱。

我后来也时常懊悔，会不会，就是我的这个举动，导致了他的死。

七

陆羽饶有兴致地听着，看起来，他终于开始相信了这个故事。

「你和枪花办完事之后，发生了什么。」

我的手指，不自觉地掐了一下衣角。

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可以用噩梦来形容。

八

-命案回忆-

1

那个傍晚，我离开了枪花的车，回到了河边。

天越来越黑了。

努力看清了河面上的东西之后，我开始尖叫。

那是我男友的尸体，他因为抽筋，已经溺死在了那里，安静地漂浮着。

很快，枪花听见了我的呼救。赶了过来。

他水性好，扑下了河，将男友的身体，奋力往岸边拖。

「他怎么样？！你会不会人工呼吸！.....你有车，我们送他去医院！」我慌乱不已地冲过去。

枪花靠岸，本来要将他拖上来。

可是，突然间，他停住了。

男友的身体，在水中沉浮。

「你干什么？」我惊诧。

我看见枪花的脸上，有一丝戾气。

「你男友，已经死了。」他说，「没气了。」

他猛地抬起头，「送去医院，就什么都暴露了！警察发现我这作弊生意，我是要坐牢的！」

他低下头，看了眼男友的尸体。

我知道，他想做什么。

我冲上去，想要抢回男友。

他力气很大，一只胳膊，牢牢拦着我。

「臭婊子，你以为你真的会没事吗？！」他臭骂着，「你家的条件，你赔得起钱吗？！人命钱！」

我什么都顾不上，我只知道，我必须送我男友去医院。

我们近乎于搏斗，我疯了一般咬他的胳膊，他吃痛，松了手。

就在这时，岸上远处，传来了一个喊声，犹如惊雷。

「没事吧？怎么了——」

那是过路的农妇，听见了河边的动静。

枪花惊恐地回头望去，有惊鸟飞走。

夜色笼罩，那片树荫下，看不见任何人。

但我知道，有人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！

我想要大喊求救，却被枪花用力抓住了胳膊。

枪花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他压低了声音，对我说：

「想想你的父母。」

「这笔钱，能要他们的命。」

2

我承认，我很可耻。

在那一刻，我的脑袋里，涌入的，是老旧破败的家。

还有我父母，那疲惫无力的面庞。

「我没事！我是被虫子吓到了！」

这是我回应的大喊，宛若我灵魂碎裂的声音。

「小妹妹，不早了，早点回家。」

「知道了，谢谢阿姨。」

黑夜里，仅剩一片死寂。

我和枪花，沉默地站在河水里。

男友的尸体，在我们两个当中沉浮。

夏季的黑夜，只有起伏的蛙鸣。

男友的尸体，被枪花推向河的中央。

我唯一能做的，是偷偷地，将男友的那套作弊设备，放入了男友的衣物。

那是我答应给他的，如今，我唯一能给他的。

水声温柔，终将夜色吞没。

3

我和枪花，离开了河岸，坐在他的车里。

枪花眼睛里，布满了焦躁的血丝。

他回过头，说：「如果警察来问你，你就这样回答。」

「你们今天下午来游泳，你们吵了架，小情侣，闹矛盾很正常。所以你提前回家了，你男友还在河里游泳。但没想到，他出了意外，淹死了。」

「谁来问，你都这么说。」

我身上湿漉漉的，不知是冷，还是害怕，止不住发抖。

我说不出话。

啪！

枪花给了我一耳光，很重。

「复述一遍。」

啪！

又是一耳光。

我这才结结巴巴，「我，我们来游泳，吵了架，我生气回家……没，没想到，我离开以后……他，他意外……」

枪花点了点头。

他要走了我的小灵通，删除了里面，我们之间的所有聊天记录。

「你没有见过我，我们也根本不认识，明白了吗？」

「明白了.....」

我看见枪花摆弄了一下后视镜，他从后视镜上，取下了一个小东西。

摄像头。

而后，他打开了他的手机，那上面，是一段录像。

我和他在车里，我们喘息着的，那件事。

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思考，他之前为什么要在车里录这个视频了。

「不想我发到网上吧？不可以向任何人，提起我。」

他在警告我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下车吧。」

「我不能送你回去，会被人看到，自己走回去。」他说。

我下了车，漆黑的深夜。

他的车没有打灯，眼前的道路，只有恐怖的黑暗。

什么都看不见。

「祝你，蟾宫折桂。」这是枪花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那个晚上，是我走过最漫长的夜路。

4

大概，在我夜路回家的时候，枪花就已经驾车逃了。

他一逃了之，可我，只能留在这里。

整夜，无法入睡。

第二天，我给自己做好了所有心理建设，想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。

可是推开门，险些惊叫出声。

两个警察，坐在我的家里。

他们在郊区的河里，发现了男友的尸体。

很多人，都看到了，那个傍晚，是我和男友，一起去的河边。

面对警察的问话，我全都是，按照枪花教的说的。

「我们一起去游泳.....因为吵架，我提前离开.....他今天一直没出现，我没想到是他出了意外.....」

是，我害怕；

我怕我家赔不起的钱；

我怕那段视频被发到网上。

野泳溺死，几乎每年，都会有那么一例。

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小县城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是值得怀疑的。

这个案子，就这么结了案。

就连报纸，也登了新闻，劝诫广大群众，不要私自下河。

5

那之后，我无法入睡，几乎，每一晚。

我仍然心存侥幸——或许，我能通过十月的自考，在今后的人生，重回光明；或许，这个案子，再不会被人提起。

然而，10月中旬，一个证人的出现，击碎了我所有侥幸。

那个，茂密树荫下的，农妇。

6

那个傍晚，那名农妇，经过树荫下，听见了奇怪的声音。

听起来，像搏斗，又像挣扎。

她远远望去。

夜色笼罩河岸，只有黑乎乎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但她听见了我回应的大喊：「我没事——」

然而，在我的供词里，那个时间，我是在回家的路上。

所有人立刻明白了。

我撒了谎！

7

与此同时，成人自考来了。

我家的附近，多了一些盯梢的便衣；还有，提前对我父母的传唤。

而我浑然未觉，走进了考场。

惶恐度日，可想而知，我根本复习不了多少。

心存侥幸的我，能依仗的，只有那个作弊设备……

直到，监考员，拆开了我的橡皮擦，露出了里面的电子元件。

那个晚上，被带进警局后，我终于崩溃，说出了一切的真相。

供出了枪花逼迫我做的一切。

九

陆羽坐在我的家里，安静地听着。

已是深秋，窗外，有尖锐的风声。

「我全部都说完了。你可以去采访警察，我没有说半点谎。」

我眼中含泪。

再一次，回想起那噩梦般的经历，这仍然使我痛苦。

「我明白了。」

陆羽慢慢站起了身。

却只是点燃了一根烟。

「很好的故事，只有，一个问题。」他说。

「整个故事，都是你说的。」

「在你的故事里，枪花是坏人，恶毒、奸诈；而你，被胁迫，无辜，甚至，你就是受害者之一。」

「不觉得，有点完美过头了么？」

我愣了愣。

陆羽抽着烟，靠在我家的窗边，漫不经心地看着我。

「真的有枪花这个人么。」他说。

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
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「我查了枪花这个 ID，没有任何相关的发帖记录。有同名的，但都不是你描述的那个人。」

「他都删除了！就像他删我手机的记录一样！」我愤怒地驳斥着。

「是么？可是警方调了交通监控，近期的所有外地来车里，也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」

「就算，手机上删除了短信，运营商那里，也会有留档。有警察去查了，同样，还是没有任何记录。」

「这个叫枪花的人，没人见过他，没人知道他在哪，查不到他的任何记录.....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这个世界上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」

「既然没有枪花，那么真相的全貌是什么？」

「你又为什么，要捏造出这么一个坏人？」

陆羽的眼神，直直地刺向我。

我竟无法与他对视。

「让我们把枪花删去吧。」他说。

「那个傍晚，只有你在河边。男友的尸体，只有你在旁。」

他的眼神越来越尖锐。

我的心脏，狂跳了起来。

「那个傍晚，你撒谎，支开了农妇。」

「那个傍晚，你一个人，将尸体，推向了河的中央。」

「没有枪花，不受指使。」

「至始至终，全都是你一个人。」

我猛地抬起了头，死死盯着陆羽。

然而，在他眼里。我仿佛只是一个，任他摆布的玩偶。

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」

他却沒有作答，伸手向窗外弹着烟灰。

「欺骗我，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」烟雾在他指缝间缭绕。

十

我咬了咬牙。

理智告诉我，不要被他引诱，不要进入他的节奏里。

我面对过大人的质问，面对过警察。可是，从没有人像他这样，给我这么大的压迫感。

「你说的，全都是猜测。」

「想听证据？」

「你和你男友的感情，你一笔带过，好像什么都说了。」陆羽说，「但是，你隐瞒了关键的事。」

「你们之间的矛盾。」

「你的闺蜜告诉我，你男友死之前，你和你男友几乎每天都在吵架。对，他是一个花花公子，早就打定主意，要换新的女人。」

「你告诉过闺蜜，你说他心里已经没有了你。你说，你希望他死了，这样他就永远是你的了。」

「你闺蜜的嘴，并不严。」

「这算什么证据？」我反驳他，「只是我的气话！」

陆羽却根本不理睬我的辩解，「你男友溺死的那个傍晚，你们两人喝的那场酒。」

「有人看见你在哭。」

「哭得很伤心。」

我的心脏，再一次骤然狂跳。

「你说你们庆祝作弊，你们很高兴。」他复述着我先前的故事。

「在这么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上面，你撒了谎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，在那顿酒上，他彻底伤了你的心——」

「所以，你决定，杀了他，让他，从此只属于你一个人」

「所以你必须，在这件事情上撒谎。这是你的死穴。」

陆羽步步紧逼着，玩味地看着我。

那副神情，像是将我彻底看穿。

「让我来讲一遍，故事的真相吧。」

十一

-杀人推测-

1

你，于巧巧，相恋了一个花花公子。

在你辍了学后，他却提出了分手。

他知道，还有很多女人，在等着他，去挑选，去体验。

他说他不想异地恋，可你没听出他的言下之意。

又或者，是你的侥幸心理吧。你认为，只要能上同一所大学，就不会抛弃你。

于是，你在本地，找了人，买到了作弊的设备。

你去邀功。他好像也很高兴，带着你，去了大排档。

你充满希冀，你告诉他：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将你们分开。

但你希冀的面容，却变成了无助的哭泣。

2

为什么？

因为他拒绝了，他无可奈何，终于向你阐明了实情。

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了。

「别烦我了行不行。」

他是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？

「你很惹人讨厌。」

「和你恋爱是我最大的错误。」

「我心里装着的是别人。」

.....

这些，都是他表达过的意思吧？

十二

那一声声话语，击打在我的耳膜上。

好像，又想起了那个傍晚，男友冷漠的眼神。

我终于被陆羽激怒，「说够了吗？！」

「那么，当时你为什么要哭呢？」

「我哭是因为.....」

「可以了，不用往下说了。」

我发现，陆羽的脸上，露出了奇怪的笑容。

「那家大排档，人来人往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你们。也根本没人知道，你当时哭了没有。」

「我诈你的。」

我惶恐地看着他。

随后我反应了过来，我想让自己冷静下去，可怎么也无法控制自己脸上的表情了。

「谢谢你，你让我推测的整个真相，全都成立了。」他欣赏着我的神情。

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个男人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

十三

陆羽从口袋里，拿出了一样东西。

一张照片，上面，是一个中年女人，本地的。

「我答应她，不会供出她的作弊生意，她就所有事情，都告诉我了。」他说。

「你联系过她贴在厕所里的电话。从她这里，购买了作弊设备。」

「此后，你们再无交集。」

「这足以证明，从来都没有枪花这个人。」

「当然，我也可以选择，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」

「我要听的是真相。」

他再一次说起了那句话，「欺骗我，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」

我知道，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
沉默许久后，我开口了。

十四

-杀人回忆-

1

我辍学后，他厌倦了我。

为了挽回他，我从本地女人手里，买了作弊设备。

这些，都是真的。

在那顿酒上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不喜欢我了。

被伤透了心，也是真的。

2

那个傍晚，去那个郊区游泳，是我提出的。

我对他说，我们什么事都做过，唯独没有一起游泳。如果，能和我一起游一次泳，我就再也不纠缠你。再也不。

很牵强的请求，我知道。但他还是同意了。

多可悲，那一刻才明白，他是真的，不想再和我有瓜葛。

「杀了他，让他只属于我。」那一刻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念头。

3

在郊区的野河里，我们下了水。

他全程没有和我交流，只是自己游着，发泄着这个年纪，多余的体力。

后来，我在河里游得有些累了，就靠了岸，坐在岸边，远远看着他。

我想不到杀他的办法。

冲动之下起了杀心，要他来郊区，想着这里没人，好下手。

可偏偏忘记，我一个女生，手无寸铁，拿什么杀他？

后来，天色渐黑。

他发现我在岸上坐着，认为我不游了，也往岸上靠。

我们是喝了酒的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，他的身影，在水面上猛地沉了一下。

像被什么生物往水里拖拽。

我一惊，而后反应过来。大概是酒精麻痹了他的神经，引发他抽筋了。

我看见，他在水中不停挣扎。

他在向我求救吧，那个时刻。

我本能地要去救他，却，回想起了他冷漠的眼神。

慢慢地，我停在了岸边。

我就坐在那，安静地，坐在那。

4

天越来越黑了。

我已看不清男友的身影。

只能听见，他绝望的水中挣扎。

这时候，犹如平地惊雷。

远处，传来了农妇的询问：「没事吧？怎么了——」

我惊恐地回头望去，有惊鸟飞走。

夜色笼罩，那片树荫下，看不见任何人。

但我知道，有人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！

「我没事！我是被虫子吓到了！」我大喊。

「小妹妹，不早了，早点回家。」

「知道了，谢谢阿姨。」

我站在那儿，心脏狂跳。

直到，挣扎的声音消失，男友没入水中。

我的心才安静下来。

5

黑夜死寂。

我进入河中，将男友靠岸的尸体，推向了河的中央。

6

第二天，警察来了我的家。

我撒了谎。

我说我们去游泳，因为吵架，我提前离开。

所以他死的时候，我不在场。

这件事，本该就这么结束的。

7

那个农妇，那个该死的农妇！

她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！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！

她的证词，推翻了我的不在场证明！

8

秋天到来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准备着成人自考。

直到，我撞见，那农妇从派出所里出来。

那之后，我家的附近，出现了若无其事的大人。眼神，却总在瞟我。还有深夜出门，实际是被传唤的父母。

我紧绷的神经告诉我：我的谎言，要被揭穿了！

自考前一天的夜里，我彻夜无眠。

直到，我看见了我的那套，作弊设备。

其实，它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

它无法挽回我的爱情。

我也没有需要挽回的人了。

可是那一刻，我明白了。

我应该作弊。

9

从我考场作弊的那一刻起。

所有人，就已经被我误导。

走进考场，故意紧张，故意地发抖。

监考员，掰开了那块橡皮。

电子元件，夏日里反光。

一整夜的突击审讯，一张照片送到我眼前。

男友的衣服里，曾经被发现的作弊设备。

一对情侣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还活着。

他们都有同样的作弊设备。

谁不怀疑，这之间的关联呢？

在警局里，我崩溃了。我嚎啕大哭，供出了，我提前虚构好的人。

那个晚上，所有的罪责，所有的恶，都离开了我的身躯。

锁定在了这个不存在的人。

我仍然占着一个嫌疑人的身份，限制我不能离开这个县城。

可怀疑的目光，早已不在我身上.....

十五

坐在我的家里，我望着眼前的陆羽。

陆羽的脸上，有些许不可思议，却不是对我的。

「他们居然相信了一个虚构的人。」

是啊。

人们不相信不打自招。

人们相信的，是暴露出来的线索，是吻合他们直觉的故事。

以及，他们经过努力。最后挖掘出的，「真相」。」

「这就是全部故事了，陆警官。」

十六

陆羽抖了抖烟盒，里面，已经没有烟了。

「你觉得，我像警察么？」

我笑了笑，更多的，是说出真相后的坦然吧。

我说，「那个卖我耳机橡皮的女人，在我作弊被抓之后，以为自己东窗事发，连夜就跑了。除了警察，谁能这么简单就找到她？」

「你逼我招供，说了很多警方那里的线索。调监控、查运营商留档.....这些东西，怎么会随便透露给一个记者。」

「你是市里来的吧，之前，没见过你。」

陆羽把烟盒捏扁，塞回了自己的口袋里。

他望了眼楼下。

我知道，大概楼下，就有那些若无其事的大人。

「你男友的父母，接受不了儿子的死，闹到了市里。我是被派下来的，这里，是我的老家。」

「有一点，我希望你明白。」他说。

「你还年轻，未来的日子还很长。我来你家做的这一切，是希望能给你一个机会。」

「我就不铐你了。」他伸了个懒腰，「跟我一起回局里吧。」

十七

走出老旧的家属楼，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。

不似那个傍晚，反而，很轻松。

十八

我被移交了看守所，等待我的，是进一步的审判。

不过，陆羽有来看过我。他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术语。

「主观先行行为非致死原因」、「不构成施救义务」、「犯罪中止」.....

我听不懂，但他告诉我，不会有多重的判罚。

大概几个月后，我就能重见光明。

「谢谢你。」我对他说。

「感谢你自己吧，说出了实话。」

「谢谢你，陆警官。」我依然这样说，那语气很真诚。

十九

我后来再见到陆羽，已经是三年之后了。

陆羽没有骗我，短短几个月后，我便出狱。

三年里，发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事。我去了广东打工，挣了些钱，帮父母还了些债。

第三年，我穿着当季的裙子，回到县城。

再一次，报了成人自考。

说来也巧，我当年的老师，脱离了一线，现在就在自考办。

那个案子最后没有公开报道，她只知道我当年作弊，现在回来了，对我很是热情。给我办完手续后，正好到了下班的点。

她送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聊起了这些年的变化。

「后来还唱歌么。」她问我。

「早就不唱啦。」

下班的点，县城里，行人懒散。

我看见了慢跑的陆羽。

二十

「你还愿意读书，就很好嘛。」

他因为工伤，回这个小县城休假。得知我又报了自考，他这样说。

「嗯。」我点了点头，「重新做人了。」

几句闲聊，我和陆羽告别。

大概是受过工伤的缘故，他留在原地，揉起了自己的膝盖，舒展关节。

她继续着先前的话题。

「.....我都记得，有次搞艺术节，到你的节目。是一个男人登台，看着蛮瘦，戴眼镜，头发也长，像个搞音乐的。我们都很惊讶，说诶怎么换人了？」

「后来才发现，那就是你。你打扮成那样的。」她说。

「好像还是外国人的歌。」她回忆起了什么。

「《Don't cry》」我笑了笑，说，「**枪花的。**」

我们并没有走多远。

回头望去，陆羽明显地愣在了那里。

他望向我的眼神里，多了一丝恐惧。

酿成了大错的恐惧。

二十一

-杀人回忆-

那个文艺节，我和闺蜜一起参加的。

都是穷人家的姑娘，总是有着坚定的友谊。

我装扮成一个男的，她甜美可人，我们，共同唱了那首歌。

And don't you cry tonight

今夜你不要哭泣

There's a heaven above you baby

天国就在你的上方，宝贝

Guns N' Roses 的歌。

2

我的男友，是一个花花公子。

这一点上，我从来都没有撒谎。

各取所需罢了。我享用他的年轻、他的好看皮囊。

我们时常去郊区，在无人的河边，办那些。我钟情着，那种刺激。

后来，他四处宣扬，我们是恋人。大家都相信了我们是情侣，我也没有反驳。

算是我对他的赏赐吧。

3

那一年，查出那个病后，我辍了学。呆在家里，准备着秋天的自考。

其实是厌倦了，那个无趣的环境。

我，闺蜜，还有我的男友，我们仍然会碰面，玩在一起。

那年的五月，为了能够继续在一起。男友提出了一个办法：给他和我的闺蜜，买两套作弊设备。

只有这样，他俩才有机会，和我上同一个省重点。

我有些厌恶，他主动寻求我的赏赐。

但确实，我放不下我的闺蜜，至于他，只当捎带手了。

我联系了那个本地女人，帮他们定了两套设备。

可我后来才知道，男友为什么想和我的闺蜜，上同一所大学。

4

是闺蜜告诉我的。

有个周末，我男友打电话给她，说在他家，邀她一起过来玩。

可当闺蜜去了，才发现，我根本不在。

在他的家里，他对她做的那些事，是闺蜜无法忘却的噩梦。

她胆怯，她恐惧，她本想一辈子藏住这个秘密。

可，六月来临，马上要考试了。

她发现，自己的肚子里，有了生命的迹象。

她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是哭泣地告诉了我。

那段时间，我和男友几乎每天都在争吵。

5

那个傍晚，那个死亡来临的傍晚。

我拿到了作弊设备，男友将我叫去了大排档。他很高兴，他邀功地说，已经彻底解决了那档子事。

解决？

他说那个贱人想去医院打胎，去医院，这样不就让家长知道了么？那不是影响他前程么？

所以，他对她，「稍微」动了点拳脚，不出意外，那个胎，已经死在了肚子里。

「万事大吉了。」他这样说。

那些他殴打她的描述，涌入我的耳朵。

我再也控制不住，掩面痛哭。

他不知道，我和他争吵，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出轨。

而是他欺负了我的闺蜜。

6

后来，他提议去郊区的河边游泳，我知道，他想做那种事。

我说好，喝完这些酒，我就和你去。

他不过是我的宠物。

他不应该伤害我的闺蜜。

伤了人的宠物，就只能有一个下场。

我灌他喝了很多酒。

7

那个傍晚，我们来到了河边。我不停推脱，让他等一等再做。

终于，他渐渐酒意上头，我们坐在岸边，他靠在我的肩膀，昏沉睡去。

夜色渐黑。

提前收到我短信的闺蜜，也到了这里。

她胆怯地看着我，我却不容她拒绝。

我们脱下了他的衣服，将他猛地推进了河水里。

他随着水流飘远，突然呛了一口水，这才惊醒。

已经太迟了，他无力保持平衡，在水中沉浮挣扎。

挣扎。

他是在向我们求救吧，那个时刻。

我站在岸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他的挣扎渐渐无力。

闺蜜拉了拉我的衣角，「不是只是惩罚他么.....」

「再等等。」

「他快没力气了。」

「我说了，再等等。」

闺蜜恐惧地看着我。

黑夜侵蚀，笼罩了一切。

我们已无法看清男友的身影，只听见无力的挣扎声音。

这声音最终消失，留下一片死寂。

8

闺蜜想要下河，却被我牢牢地拦住了。

「给他做人工呼吸。我们得送他去医院.....」

她看见我的脸上，有一丝戾气。

「他已经死了。」我说，「没气了。」

「送他去医院，我们是要枪毙的！」

成为一个杀人犯，我知道闺蜜无法接受。

她仍然想下河救他，我牢牢地抓住她。

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两家的条件，赔得起钱吗？！人命钱！」

她剧烈反抗着，我们近乎在搏斗。

就在这时，岸上远处，传来了一个喊声，犹如惊雷。

「没事吧？怎么了——」那是过路的农妇，听见了我们的动静。

我惊恐地回头望去，有惊鸟飞走。

夜色笼罩，那片树荫下，看不见任何人。

但我知道，有人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

闺蜜想要呼救，却被我用力抓住了胳膊。

我直勾勾盯着闺蜜，压低了声音，对她说：

「想想你的父母。」

「这笔钱，能要他们的命。」

9

闺蜜不再挣扎，她沉默着。默许我大喊回应，支走了农妇；

10

黑夜，死寂。

闺蜜止不住颤抖着。

我说，「我会告诉警察，今天下午，我和他来游泳。吵了架，小情侣，闹矛盾很正常。所以，我提前回家了，他还在河里游泳。没想到，出了这样的意外。」

我回过头，说：「但如果警察来问你。」

「你要告诉他们，这段时间，我和他几乎每天都在吵架。」

「你要告诉他们，我说他心里已经没有了我。我希望他死了，这样他就永远是我的了。」

「谁来问，你都这么说。」

闺蜜不知是冷，还是害怕，止不住发抖。

她说不出话。

啪！

我给了她一耳光，很重。

「复述一遍。」

啪！

又是一耳光。

她这才结结巴巴，「你.....你们总是吵架。你希望他死了.....这样他就永远是你的了.....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我要走了她的小灵通，删除了里面，我让她来河边的短信。

「今天下午，你没来过这里。你不知道发生过什么，明白了吗。」

「明白了.....」

11

「可是.....」

终于，闺蜜鼓起了勇气，问我，「为什么要让我说，你希望他死了。这样，你的嫌疑.....」

「因为，我要撒三个谎。」我说。

12

「每一个谎，都是对上一个的升级；运气好，第一个谎的时候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」

「第二个谎，我会捏造出一个不存在的人。我会告诉警察，是他逼我撒的第一个谎。由这个不存在的人，来承担所有罪责。」

「但是一个不存在的人，还是有被证伪的风险。」

「所以我需要你对警察的那番话，开启我的第三个谎。」

「在第三个谎里，我会承认，第一个谎和第二个谎，都是我捏造的。我是一个罪犯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」

「然而，我会修改部分真相，让这个代价，小到忽略不计。」

「比如，把故意杀人，篡改成，见死不救。」

「他们将百分百，相信我篡改后的真相。这件事，会在这里彻底终结。」

闺蜜不解，「为什么.....」

我直视着河面，黑暗冰冷。

「人们只会相信，暴露出来的线索、吻合他们直觉的故事。」我说，「以及，他们经过努力，最后挖掘出的，「真相」」

我说，「挖掘出「第三个谎言」的那个人.....你觉得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」

闺蜜无法回答。

我却笑了起来，不知为何，充满了期待。

不管他是谁，他将变相地，成为帮我们脱罪的帮凶。

「不觉得，这样很有趣么。」我自语沉吟。

13

漆黑的深夜。

「我不能送你回去，会被人看到，自己走回去。」交代完一切后，我对闺蜜说。

「祝你，蟾宫折桂。」这是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是等闺蜜走了很久后，才动身离开的。

我哼着歌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And don't you cry tonight

今夜你不要哭泣

There's a heaven above you baby

天国就在你的上方，宝贝

眼前的道路，只有绝对的黑暗。

那是我走过最宁静的夜路。

And don't you cry tonight

今夜你不要哭泣

There's a heaven above you baby

天国就在你的上方，宝贝

二十二

三年后，小县城里。

下班的点，行人懒散。

街头上，陆羽和我相对望着。

「你到底是谁……」终于，他把这个问题还给了我。

尸体已经下葬，证据都已被时间销毁。

知道了答案，时隔三年，他又能做什么呢。

我笑了起来，那笑容很甜。

「我是枪花啊，陆警官。」

—end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